



MIAN - POOK

绵绵 | MIAN-POOK
崔佳 / 主编
美术总监 / TEAYA

我只是不想和大多数一样

- 刘同
我只是不想和大多数一样
- 卢思浩
接受自己原本的样子
- 宋小君
致青春：我害怕成为自己讨厌的那种人
- 十二
特别的时刻

“是时候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
和负责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绵绵·我只是不想和大多数一样 / 崔佳主编.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399-397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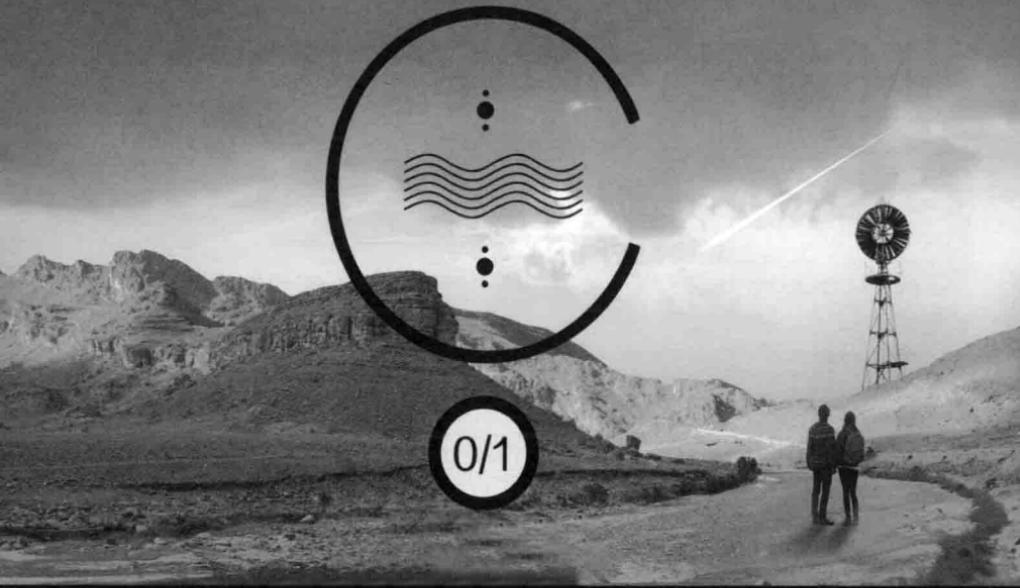
I . ①绵… II . ①崔…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5832 号

书 名 绵绵·我只是不想和大多数一样
主 编 崔 佳
出版统筹 黄小初 周亚林
选题策划 李 格 许书源 冯雪雪 蒂 娜
美术总监 TEAYA
版式设计 罗 龌 Panchitto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7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3971-1
定 价 19.80元

团购热线 13810825051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Written by - 崔佳 Photographer - Teaya

每个人都无法预知自己的人生：我会生活在哪座城市，我会过怎样的生活，和一个怎样的人度过或美好或漫长的岁月。没有什么是被注定的。不见得，你现在过得很好，以后也会这般如意。不见得，你现在所满足和期望的，以后不会离你而去，或被自己唾弃。

长大很慢，变老很快。《绵绵》的出现是为了让你比随波逐流的大多数人更早、更清醒地了解世界，了解自己。所追求的不再是世俗的标准，而是保持内心的温暖和明亮，在你面对人生关卡的时候，多一些勇气和坚持。

主编手记

Mian-Pook

我只是不想和大多数一样

Editor in chief_崔佳

Artworks_Teaya & Panchitto & 罗鋆

Editor_李格 冯雪雪 蒂娜 许书书

Cover picture by_LOST 7

特约专栏：

我只是不想和大多数一样 文/刘同	004
我所认识的普通姑娘 文/柠檬	006
少年远方 文/麦洛洛	012
一个学霸的生活态度 文/王逅逅	016

Part 01

{ 唱一首久违的温柔 }

微光森林 文/Teaya	020
失忆蝴蝶 摄影/编号223	022
阿Sam的加映场 摄影/阿Sam	024
给我最好的朋友 摄影/周末喷水池	026
唯有好姑娘与爱不可辜负 绘画/郭斯特	028
他们 文/霍金	032
暗恋日记 文/洋困困	036
你脚踩的地狱只是天堂的倒影 文/午歌	054
Unlock Me 摄影/周越	144

Part 02

{ 我害怕成为自己讨厌的那种人 }

特别的时刻 文/十二	062
可我不想有出息 文/卢十四	067
致青春：我害怕成为自己讨厌的那种人 文/宋小君	074
其实我没在开玩笑 文/蒂娜刘	080
女孩，你为什么拼不过男孩 文/一直特立独行的猫	085
如果你不希望25岁以后变丑 文/海松	092



Part 03

{ 独独是必修课 }

- 你能找到回家的路吗 文/郑执 098
那个时候，不知道他们有多煎熬 文/王晓坤 104
走在寂寞里的真实 文/艾明雅 109
你好，人生 文/安然若枫 114
接受自己原本的样子 文/卢思浩 122

Part 04

{ 暗恋的细节 }

- 摩西 摩西 文/房雅 129
你只要行动起来，就不会再哭了 文/一直特立独行的猫 139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文/王丫米 145
我等不了你了，少年 文/黄康源 149
我爱上的人都像你 文/尔曦 155
暗恋的细节 文/吕尧 160

Part 05

{ 大多数忘记，是不得已 }

- 总之有些人后来真的再也没有见过 文/卢思浩 166
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感人至深 文/常乐 172
我的同桌为什么这样丑 文/咸泡饭 179
大多数忘记，是不得已 文/顾明烟 184
遇到一些不想说再见的人 文/卢思浩 189

Part 06

{ 沙龙 }

- 学姐教你如何把妹 文/毕小双 196
林夕教你写作文 文/公元1874 206
英汉双语：加菲猫的经典语录 整理/小邪恶 215
神回复 219
绵绵客厅 223

特 约 专 栏

我只是不想和大多数一样

Written by - 刘 同
Photographer - Teaya



因为不想和大多数人一样的答案，所以在 3+5 的等式后，将 8 改成了∞。

因为不想和大多数人一样被看待，所以会去喜欢的女生那儿惹事。

因为不想和大多数人一样的评价，所以喜欢上课向老师提出各种问题，虽然有些问题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问。

因为不想和大多数人一样活着，所以读大学时每天写东西——只因为喜欢的女作家说：我用写作来区别自己和别的女人。

因为不想和大多数人看一样的风景，所以宁愿走五站路，也不愿和同学乘同一辆公车。

因为不想和大多数人讨论一样的无聊话题，所以永远带着耳塞，听不同的音乐，进入不同的世界。

因为不想和大多数人一样在同一个地方生老病死，所以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哪怕漂泊着，也比白活着，等着死要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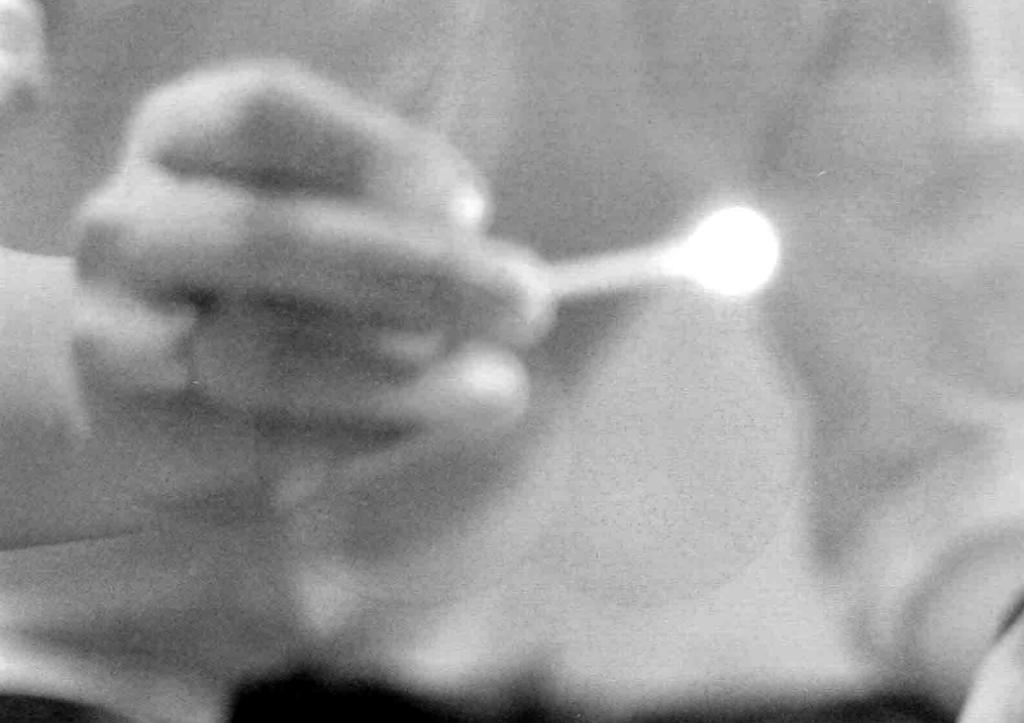
在不想和大多数人一样的路上，每个人都在极力地探索。

因为不想和大多数人一样被瞧不起，所以他在一段时间里总是会说：我哥认识很多人，很多很多人。

因为不想被人知道他几乎从未泡过酒吧，所以他也会装出一副很过来人的样子说：我不能泡酒吧，因为过去去得太频繁，所以现在不能看过于闪烁的灯光。

因为不想和大多数人一样在恋爱中被忽视，所以会说：曾经的交往对象对自己有多么多么好。

因为不想和大多数人一样去历经爱情的褪色，所以会刻意在皮肤上文上心上人的名字，提醒自己记住此刻爱的决绝，哪怕很久很久之后也会开始刻意掩饰。



无论是他还是我，我们都曾在这样的成长过程中擦肩，会心微笑而过。

不记得是你是我还是他或她，我们轻易就会头晕，然后捂住胸口说自己心脏不太好。说自己不能吃太多海鲜，因为高蛋白过敏……

我们怕和别人一样，于是我们努力让自己和别人看起来不一样。因为当自己看起来和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也许就是你能记住我的时候。

为了让自己被人记住，我们一次又一次在内心塑造一个不像自己的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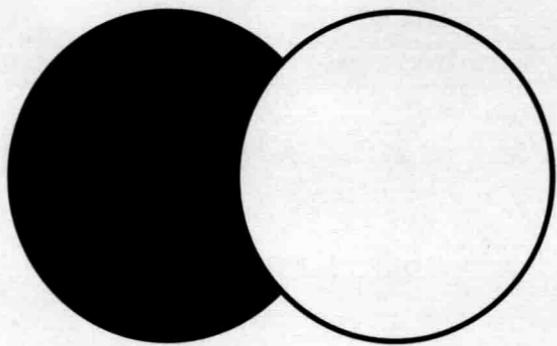
比别人更坚强，比别人更能伪装，比别人更能委屈自己，也比别人更柔软。直到有一天，遇见一个人，他们说：不要太辛苦，做你自己就好。

你会有突然被戳中的感觉，一切的较劲都被这句话给卸了力。

每个人都会经过“我只是不想和大多数人一样”的阶段，渐渐你会发现，其实我们都一样。一样全力以赴追逐梦想，一样在迷茫中成长，一样承受孤独看荒芜的世界，一样受伤也伪装坚强。我们一样被自己蠢哭过，我们一样经常换头像，我们一样吃完方便面还想喝汤……

当初我们以为只要自己不一样，就会吸引到全世界的目光。后来我们满世界寻找，寻找的却是和自己一样的那个你。

其实我们都一样，一样想和大多数人不一样。



我所认识的普通姑娘

Written by - 柠檬 Photographer - 貓梳



我所认识的普通姑娘

前阵子在网上看到一篇《我们这么努力，也不过是为了成为一个普通人》被热烈转载，一直想说点什么，且睡不着，就分享几个我认识的普通人的故事给大家听听吧。

故事一：墨尔本的花儿

几年前的某个周末，手机上出现了一串奇怪的号码，还以为是某个诈骗集团或者某个推销公司的电话，将信将疑地接起来，“还记得我吗，我是××”，意外发现是一通越洋电话，而且是一个多年未见的姑娘Y，是在网上的校友录发现我更新了联系方式才找过来。

姑娘Y和我是初中同学，非重点的中学，且是个出了名的乱班，打架闹事不一而足。中考结束时，连我在内，大约只有5个孩子上了高中，剩余的都读了本地的一些中专，姑娘Y是其中之一，既非白富美，也没有李刚似的老爹，于是念了本地的一所卫校。按照正常的发展轨迹，卫校毕业，会去本地做个三班倒的护士，然后嫁人生子，做个平淡的妇人。但彼此聊了聊近况，得知姑娘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这倒让我觉得意外且惊奇。

姑娘Y跟我说，那时候刚毕业，好不容易托关系进了医院，还不是正式工，每天三班倒地

照顾各种病人，非常辛苦，且收入很微薄。苦逼地干了快一年后，觉得自己一个中专毕业的小护士看不到未来和希望，加上自己的学历低，于是毅然辞职，在本地读了一个自考的英语专业，期间的辛苦和周围人的不理解不一而足，好在坚持下来，且过了英语专八，而后，机缘巧合，碰到国外的医疗机构找高级护理，凭借英语优势，有机会出国，而后发现在国外，高级护理还是一个收入不菲且人力缺乏的行业，凭借自己的努力就留在了墨尔本，现在正准备把老公也接到国外来。

也许高富帅或者白富美们对于一个在国外做护士的姑娘觉得没什么稀奇，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姑娘纯属运气，但那毅然辞职去读书的勇气和决心，那些苦读英语的日子，那些在异国他乡的辛苦，却是实实在在的，在网上，她给我看了她在墨尔本的照片，夕阳下，她练瑜伽的侧影，很美。

故事二：野百合也有春天

姐们儿 G 前几天跟我聊天，很高兴地跟我说终于恋爱了，BF 是个在大学教书的海归博士，清秀俊朗，为人有品位且儒雅，与她年龄相当，重要的是对她也很好，真为她感到高兴。

姐们儿 G 是我刚毕业时就认识的，家在农村，还有个弟弟。刚毕业那会儿我们都没钱，还一起租住在农民房里，所以，基本就是所谓的“凤凰女”。而姐们儿 G 也绝非美女，个子不高，皮肤黝黑，身体的曲线很硬朗，青春期的她皮肤不好，在苏杭这种出美女的地方，可以想见，完全就是丑小鸭一枚。所以，尽管她是我认识的为人最热情、心地最善良的好姑娘，但在绝大部分只看皮相的男人面前，她仅仅就是被忽略的背景板，大部分仅仅把她当哥们儿或同事，还遇到过玩暧昧的垃圾男，让她黯然神伤好久。

但 G 也是我认识的，蜕变得最多、最有行动力的姑娘。我们一起聊天，她常常会有新鲜的想法。某日她说，好羡慕城市长大的姑娘，小时候父母会培养这样那样的爱好，自己在农村长大啥也不会，觉得遗憾，最近看电视觉得女孩子拉小提琴好有气质好漂亮，也想学。好多人也会这么去感叹，但只是说说而已。而当我下次跟她见面时，发现她真的买了

一把练习用的小提琴，而且真的在家附近的乐器行里报了班。我们本以为，她也就是一时兴起玩玩而已，开始时听她拉大锯般地拉小提琴还会跟她开开玩笑，但从2007年至今，她已经坚持了5年，琴也换了3把，如今，她已经可以优雅而完整地拉小夜曲或者流行歌曲给我听了。

同样的事情，很多。

“女孩子跳肚皮舞很美啊，好想去学啊！”几周以后，她就真的在给我们展示新学的舞蹈动作。

“最近腰酸背痛，我要去学游泳啊！”你接着就会发现每个周末，她真的就去游泳了，而且能坚持一个夏天。

“认识的人去了国外穷游，我也好想去欧洲啊！”然后就会发现她年初开始攒钱，十一真的就跟人去了意大利穷游。

她让自己的每一天，都尽量活得充实和快乐。

而今的她，凭借自己努力，从一个他人眼里灰头土脸的乡下姑娘，蜕变为一个会拉小提琴、会练瑜伽、会游泳、会跳肚皮舞、走遍大半个中国还出国旅行的气质姐。虽然皮肤渐渐光滑，身材渐渐柔软，她依然算不上美女，但充满对生活的热情和活力的她，在阳光下扬起的笑容真的让人觉得很舒服很温暖也很吸引人。

而漫长的等待过后，33岁的她也终于等到了能够欣赏她且懂得她的好人，这不是灰姑娘突然遇到王子的故事，而是一朵倔强的野百合终于遇到了她的春天。

故事三：普通人的小幸福

上周末跟一好友吃饭，席间平常看起来颇为物质的好友，跟我分享了她的感情故事。

她刚认识他的时候，仅仅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朋友或者玩伴，完全没有列入结婚对象考虑，因为此时他辞职，一直在家赋闲，而且对婚姻和家庭的很多看法，也和很多传统观念不同。后来即使他追求她，她也是三心二意地还在接触其他的机会，直到后来遇到两件事情转变了她的看法。

一次是在她心情不好的时候恰巧搬家，冲着赶过来的他无理取闹，发了很大脾气，但他依然能平和地包容她；另一次是她急需要用钱，他二话没说把卡里的钱全部转给她，只留了几百块吃饭。

她告诉我，她谈过很多次恋爱，遇到过各种男人，不乏有钱有事业有才貌的，但是大部分人，仅能接受她阳光的一面、好的一面，而无法接受她脆弱、阴暗的那一面；有些人甚至像个商人似的在爱情中估算投入产出比，他们吝于付出，对另一半的方方面面进行评估打分，仅接受自己的舒适圈内符合他们性格或者要求类型的女性做女友。

遇到的这么多男人里只有一两个例外，比如她现在的男友，是纯粹喜欢她这个人，能够包容和接受她不那么好的一面，愿意无任何条件付出对她好。在他面前，她可以很舒服地做自己，于是，本来没有安全感甚至会有点“势利”的她选择了这样的他，而后，慢慢发现，他也有优秀的一面，也有靠谱的事业，只是不同的行业成长和成功的周期、道路不同而已。

这些都是普通人的普通故事，如果说得难听点，也就是一个女屌丝侥幸出国务工且留在国外，一个大龄剩女终于找到一个还不错的男人准备出嫁，一个玩心颇重的姑娘收心找了个好男人而已，似乎也和那篇文章的题目很像：“我们这么努力，也不过是为了成为一个普通人。”

但是正如某天晚上和好友吃饭聊天我们得出的一个感悟，人生真的没有公平可言，就好像一场三国杀或者牌局，总有人运气好拿到好牌、有人运气差拿到差牌，能拿到一手好牌固然好，但拿到一手烂牌也未必输，又或者可以赢得没那么惨，即使是普通人，我们总可以在有限的环境里让自己过得更好更开心，也可以尽量享受当下的生活，而不必让自己在唉声叹气中错过年华，不是吗？



少年 二十

The Young
Story

Written by - 麦洛洛 Photographer - 王未

那是个初冬，雪被风荡着，一点没一点地下。到了傍晚，雪下大了，衬着冬日的晚霞，天空如一匹被白雪珍珠缀上的红色缎子，被风刮出了优美的层层波浪。波浪流入人间，撒一地醉红色夕阳。这夕阳里一位男人身影走动着。

这个身材矮小清瘦，说起话来粗声粗气的人是我父亲。他长得不好看，一头乱兮兮的黑发，后背略佝，鼻翼塌陷，还有双目空一切的眼。后来我知道，父亲的眼里并不是完全目空一切的，那是他眼光的聚焦只在一个人身上，只有一个明确的点，所以周围的一切自然给失焦了。父亲眼中的那个点，是个直发及腰、着一袭月白长裙、眼神却世故、老成的少女。这个女人后来成了我母亲。

大致是这样，一个初冬的傍晚，雪下大了，他又悄悄跟上她，跟上她前去约会的脚步。此前他已跟了她几个月之久，对她每天规律性的生活了若指掌。每天下午6点，她会准时在电影院门口等她当电影放映员的男朋友回家。

可今日却不同以往，她等到男朋友之后，脸上不再有微笑了。他远远看着他们手舞足蹈，吵架的声音被大风吸进雪里。然后他看到她的男朋友抬手扇了她一巴掌。

他知道原因。这个小城对她的流言蜚语从不停歇，八十年代末的社会还不开放，她的一切行为在人们眼里都是怪的，并且可以被称为“风流”。在她的风流背后，蠢蠢欲动着一帮男人，都想沾惹些她的风流。我父亲就在其中。

此刻，父亲却不想再做她背后的追随者了。他短粗的腿几个跨步奔到她和男朋友面前，抬手就给了那男人一拳。两个男人滚在雪里，打得鼻青眼肿。他们身边的少女哭得一塌糊涂，谁也不知道她的哭是因为男朋友提出了分手，还是突然杀出的小英雄把她感动了。反正她一直哭着，最后她和他一起走回家路上了，她还是哭着。

他那时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大学生，脸颊上已经爬出第一层络腮胡。他长得丑，却因为是市里唯一的大学生，所以也有不少女孩喜欢，但他谁也不接受，人人说他前途一片光明，以后肯定是不会留在这个落后小城的。但只有他心里明白，他目空一切的眼里早有了她。

母亲每天的约会改了对象，变成了在雪地里默默追在她身后的这个大学生。他们每天都在电影院到钢铁厂家属区的路上散步，像几个月前她和放映员每天走过一样。但是他们不说话，有的只是她时不时的一声叹息，还有从这叹息声中猛然抬起头望着她的他。

一个多月的寒假过去了，他出发回大学前，她把他叫到家里。父亲由此得以看到她全部的生活：一个小铁锅，一把折叠的简易小木桌，没有凳子，只能坐在简易铁床上。父亲想，在这铁床上曾“咯吱咯吱”生出过多少情事？现在他的情事也要在这铁床上发生了吗。

果然就发生了，她当着他的面把衣服脱掉，然后换上一身很薄的轻纱睡衣。她的衣服真是多，各式各样的，都是她自己设计，又跑到省城买布找裁缝做的。她走近他，身体贴近他，然后她把他紧张到颤抖的头发上的一根鸡毛拂掉。他在来她家之前，刚刚放过鸡。

她哈哈大笑，这笑放浪了，成了流言蜚语里的那个她。她说：“我在你眼里是这么个人吧？”他倔强地摇摇头。她又换了样子，脸转过去望着窗外白茫茫的雪景，说：“你是唯一真心待我的人。”

最后，他把自己的日记本留给她。那里面装着他对她全部的思念，从几个月之前第一次在全市文艺汇演上见到她，一直到昨天，他一直没断过对她的思念。他从没想到自己能离她如此之近。他写道：“我不知道你以前受过什么伤，但我想保护你，等我大学毕业回家乡，我要你！”

母亲在他走后，每天都会抽时间读他的日记，直到那本日记上的纸页被她的泪打得湿黄。两年，他没有再回来，信也是寥寥几封。当她有点怀疑曾经他的真心时，他回来了。

人人都说父亲傻，为了个不值得的女人放弃大城市的分配工作，回到穷乡僻壤。他回来的第一刻就去她家里找她。穿过幽深肮脏的走廊，他立定在门口，整整衣服，轻轻推开没有关严的门。她似乎正专心写着什么，竟没有被声音惊动。他俯头一看，发现信纸上飘满她的泪。他只看清了一句“我不能耽误你……”，就什么都明白了，他突然抱住她。母亲把身子终于给了他。

母亲有了我之后，才彻底被爷爷奶奶接受。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发现父亲对母亲的爱就像个小男孩，胆小甚微，带着极强的宠溺之心。母亲从不抱我，都是父亲把我喜笑颜开地拿到母亲面前。于是，小小的眼里就有了母亲勉强挤出的微笑，或一句“别烦了，我在设计”。父亲也没觉得自讨没趣，还是每天不厌其烦地，要我和她之间的距离拉近一点，更拉近一点。我再大一点时，知道了母亲的不快乐，看到了放在抽屉深处的抗抑郁药，也曾在深夜里看到父亲偷吃母亲的药。父亲后来告诉我他要吃药的原因：母亲每天都会把“百忧解”一颗颗倒出来数，这样她才记得今天到底吃没吃过。为了能让她少吃几天“百忧解”，父亲只好用自己健康的身体替母亲解忧。

母亲的服装品牌终于走出县城，上到全国舞台时，我八岁。那时父亲被药折磨得秃顶了，成了更丑的男人。母亲也被药折磨得满脸皱纹，眼睛成了父亲少年时的目空一切。母亲要去北京参加服装设计节，坚持不肯让父亲同去。他给她收拾箱子，八月带了满满的冬装，说北京冷，穿不了短袖裙子。母亲笑话他，却接受了。母亲临行前一阵，我又偷偷看到父亲半夜起床，给母亲腌制她喜欢的萝卜干。我想吃几块，父亲头一回说不。他说：“你妈去北京两个月，饮食不习惯的，没有这个她不吃饭！”

送走母亲后，父亲走在长长的大马路上，边走边哭，像个小孩子遗失了最心爱的玩具，那种哭是埋在平静下面的歇斯底里。我像个大人拍拍他的肩，问他：“你知道妈妈活得不开心吗？”

他诧异地转过头，木讷地瞧着我，似乎想不到才八岁的我能说出这样一句话——或说——截破了这个真相。也许是我意料之中的，但绝对不是父亲意料中的：母亲隔了一整个冬天都没回家。服装节早过了，母亲也从没联系父亲。这次，他真正把母亲留下的“百忧解”当药吃了，甚至比母亲之前吃的剂量还大。有一天我看他在收拾箱子，我问他：“你干什么？”他说：“上北京找你妈妈！”然后他把一整罐腌菜晃到我面前：“我知道她不肯好好吃饭的！”

我没忍心拆穿他，这个小城里谁都知道母亲和一个服装商好上了。那人是母亲的初恋。

三月初，北京的柳絮漫天飞舞，像春天的雪。父亲拖着我和他为母亲准备的一大罐腌菜到北京二环内的一个高级小区门口。他向保安打听母亲。保安给楼上打了电话。十几分钟后，我看到了消失近一年的母亲。我和父亲都落泪了，我们像两颗被遗弃的石子，被人扔在路边，被母亲拾起，以为从此有了家，却忘记了我们只是石头，结果又被扔回路边。

她烫了卷发，脸上的皱纹被白粉遮没，整个人看上去比以前在家时健康年轻。她没事人一样，脱口就问：“带离婚协议来啦？”她一口的别扭普通话让我浑身难受。

我这才知道她是有联系过父亲的。她曾把一纸离婚协议寄给父亲，别的话、别的解释却一句也没留下。父亲点点头，把签好字的离婚协议和腌菜交给她。她莞尔一笑，说：“现在谁还吃这个！”她顺手把腌菜交给旁边保安亭的保安，把父亲每天放下工作不做，剪萝卜条把手剪烂，又每天不睡觉半夜起床查看腌制程度的，父亲腌得最好的一罐腌菜顺手给了保安。

父亲也笑着对保安说：“好吃呢！”我气得浑身发抖，把腌菜抢回来，拉着父亲就走，把父亲满脑子的话搁浅在和母亲遥远的距离之外。

第二天我们又去找她，才从保安口中知道她和新婚丈夫去美国度蜜月了。回旅馆后，我对父亲说：“看完长城就回家吧。”父亲却一定要把行程走完。他是个有计划的人，绝对受不了计划有变。他的计划是，给母亲十五天时间，也给自己追回母亲的十五天时间。我问他为什么不肯走。他说：“我和你张叔李叔打赌你妈妈能回家，我不能就这么输着回去……”

我知道，他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幻象。他活在幻象里，觉得母亲还是他的，不管现在她的肉体睡在哪个男人身边，不管她的心现在给了谁。在他的幻象里，母亲被重新捏塑，一个全心全意爱他的，一个从十五年前就只爱他的母亲出现了。

他如愿在北京待了半个月，期间我们去了长城、故宫，在旅馆门前的烤串摊上吃了几百串羊肉。我坚持陪他过完了幻象中的与母亲团聚的十五天。

我们坐上了回家的火车，火车行驶在空荡荡的北方平原时，已是深夜。我从昏倦的睡眠里挣醒，看到父亲把头倚在玻璃窗上睡着了，怀里抱着那罐精心腌制的腌菜。我小心地把它抽出父亲的怀抱，扭开盖子偷尝一口。味道不酸，也不太辣，记忆里每次得伴着它才能咽下饭的腌菜，成了平平淡淡的味道。像父亲平淡而庸俗的一生的味道。

母亲再婚后，父亲从此拒绝做腌菜。他总和我说：“给你妈妈打个电话嘛！”我拿起电话后，他又在我和母亲说话的间隙里插几句：“你问她生活习惯吗？”“你问她缺不缺钱？”“你给她说话药要少吃！”我把电话塞给他，让他和母亲直接对话。他傻笑一下，接过电话，假装豁达地说：“喂！还好吧？……想你呢！我和儿子都想你！……哈哈哈……”可每回挂断电话，我总看到他要去洗把脸，用冷水把红彤彤的眼睛洗成没哭过的样子。我嘲笑他：“哭啦？”他笑嘻嘻地回一句：“你才哭了呢！不哭，不哭！”

到我十二岁要去北京上学之前，父亲给我做了罐腌菜，让我给母亲捎去。四年后再见到她，她已是服装业里的风云人物，在全聚德的高级包厢里接待外宾。我怯生生地进门，被她一把拉过去，然后用流畅的英文被她介绍着。

我没来由地一阵气愤，把一罐腌菜声响很猛地拍在转动圆盘的精美佳肴中。它显得如此丑陋，又格格不入。母亲的脸霎时垮下来，随即又恢复成满脸堆笑。在笑的间隙里，她把头转过来，温柔地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眼那罐腌菜。我突然间理解了她之前的不快乐。她叹息一声，然后低声和我说了句“对不起，儿子”。我知道这声抱歉也是她对父亲说的。

这声抱歉瞬间被席间的喧嚣杀死了，无声无息了。这声抱歉藏在父亲和母亲的悠悠岁月里，藏在寻常人家餐桌缺席的那个空位之上。